

中印度佛窟巡禮的觀感

／王堯仁

美國法光寺信眾一行20人在禪光法師率領(和陳輝煌師兄策劃)之下，於去年底前往印度中部參訪許多著名的佛教石窟及名勝古蹟。旅途十分愉快，成果豐碩。感想如下：

一、四個佛教石窟群

我們參訪的佛教石窟包括：阿將塔石窟(Ajanta Caves)，阿羅拉石窟(Ellora Caves)，肯納瑞石窟(Kanheri Caves)和奧蘭迦巴德石窟(Aurangabad Caves)等四個石窟群。肯納瑞石窟位於孟買市郊外。奧蘭迦巴德石窟就在奧蘭迦巴德市郊(奧蘭迦巴德位於孟買東方大約350公里處，阿羅拉石窟在奧蘭迦巴德市西北方28公里處，阿將塔石窟在奧蘭迦巴德市北方105公里處。

除了阿羅拉石窟是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混合之外，其餘三者純粹是佛教石窟。一個石窟群，很類似今天的修道院或者學院，包含許多單獨的大、小石窟。例如阿將塔石窟總共有30座，而肯納瑞石窟就有109座。這些單獨的石窟分成兩類：寺廟和僧坊(宿舍)。例如：阿將塔石窟有5座寺廟和25座僧坊。禪堂中央或只是供奉舍利塔(這是上座部的傳統，舍利塔底並無埋藏佛舍利，只是紀念性的)或者舍利塔及佛陀，或者佛陀(後兩者是大乘的傳承，[因緣殊勝，禪光法師率領我們在肯納瑞石窟群中編號第三石窟的禪堂中以瞭亮的佛號，沿著舍利塔右繞三匝。]所有仁慈莊嚴的佛陀雕像都是希臘羅馬式(犍陀羅藝術風格，Gandhara art，公元一世紀後的“偶像時期”，佛陀雕像是模仿希臘神阿波羅、佛陀右手四小指平行朝上(象徵初轉法輪的四聖諦——苦集滅道)。所有的寺廟居中的是佛陀，伴隨兩旁的是印度神、護法居士或者菩薩，但是在最小的奧蘭迦巴德石窟的兩座寺廟中却有三尊佛陀分開並立。基本上石窟裏的雕像人物及其排列方式，只是將國王(君主)在宮庭中、或者富人在家中的排列，用佛陀來取代國王或者富人而已。所以我們看到了佛陀兩旁排列了官員、或者后妃、或者俗家漂亮的女人們及其眷屬。菩薩或者印度神則列於佛殿大門兩旁。有趣的是在肯納瑞石窟編號第九十的小石窟中有中文雕刻著：“南無日蓮大菩薩”七大字。(經由禪光法師解讀。)

阿將塔石窟的特色是融合了石雕和彩色壁畫。壁畫有兩類：牆上和天花板上。天花板上的繪畫都是裝飾陪襯的花鳥樹木果實和(奇異)動物等。牆上的繪畫則是有關於佛教(包括許多佛陀本生)故事。例如編號第一的石窟進門的左方壁上就有一系列：從佛陀出生前預言家和國王及王后的聚會；美艷的妃子和舞女設法來防止王子有出家的念頭；和王子終於離宮出家求解脫等等故事。編號第17的石窟有一幅佛陀成道之後在其出生地——迦毗羅衛(Kapilavastu)國接見其后妃耶輸及其子羅睺羅的繪畫。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編號第26的石窟有一尊23英尺長現臥姿的佛陀正入大般涅槃的雕像。值得注意的是：立於左旁的凡人出現憂愁相，而在右方的天人們卻是一般狂喜狀。

對阿將塔石窟繪畫，故印度總理尼赫魯觀察到：「在阿將塔有許多漂亮嬌美的女人、公主、唱歌的、跳舞的、坐者的和站立的——這些阿將塔畫家及出家人們對於這個世間及變遷戲劇化的人生有多麼深刻的認知！」

阿羅拉石窟有34座，12座是佛教的，17座是印度教的，其餘5座是耆那教的。其中編號第16的石窟，凱拉薩大廟(Kalasa Temple)是印度教的，中央華麗的宮殿是供奉印度神“濕婆”(Shiva)。當然我們也看到了眾所週知的象鼻神，代表財富、學問和智慧。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鑿山岩雕製而成的石窟(整座大岩石山透雕而成)，可稱是空前絕後。雄偉狀觀嘆為觀止，不是文筆所能描述。“讀萬卷佛書，不如禮一佛窟”(詳情請上網Google一下，以窺一斑，不看會終生遺憾的、我們設想，光是以今天快速的電腦作三度空間設計都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方能完成。也同時想像當時印度人各憑着一雙手、鐵槌、鑿子，和融合許多“妙不可思議的大腦”及熱忱、毅力和決心，經數不盡的歲月而完成，真是很感人、頗具激發性的。

還有，我們也注意到在任何石窟群中“觀音菩薩”雕(和畫)像是一尊具有母性化、和藹可親莊嚴神聖的男性。特別是阿將塔石窟群編號第一座石窟的佛堂裏很出名的壁畫中脅侍之一的觀音菩薩，是一付容貌清秀俊美的造型。美中不足的是這些繪畫和雕像，在乏人照料之下，自然會凋落褪色。可惜的是十二世紀時回教徒入侵時恣意毀壞，尤其是許多雕像五官已不健全。這使我們聯想到2001年3月，阿富汗塔里班(Taliban)政權蓄意炸毀兩尊巴米揚(Bamiyan)大佛。這兩尊大佛不只是宗教與人類文明的無價之寶，而且在古史中的“絲綢路上”給離鄉背井的商賈帶來多少慰藉。在文明昌盛的今日，這種暴力行為居然可以得逞，真是難以想像。

附註，玄奘大師曾歷臨阿將塔石窟。大師記載著：「摩訶刺佉國周六千餘里。……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於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閣層臺，背岩面壑，阿折羅阿羅漢所建。」(《大唐西域記》卷十一)

二、兩個外道廟群

我們在卡傑拉賀(Khajuraho)分別參訪了東區耆那教廟群和西區的印度教廟群。卡傑拉賀位於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首府波帕爾(Bhopal)東北方383公里處。

A)東區耆那教廟群：廟中耆那教祖“大雄”的雕像很相似佛陀(差別只在“大雄”胸

前有“◇”型的佩飾而已、耆那教的修行在佛陀時代一直到今天是很尊重極端之苦行，與嚴守不殺生之戒。例如出家人裸身(天衣派)就是一種不殺生(及非唯物)的顯示。還有，修道證果是採取分段逐漸式到最終的絕對“斷食”以致於捨身(斷除無我、無我所)的苦行為解脫輪迴的主要修行方法(例如，雜阿含563經所記載的「宿命之業，行苦行故，悉能吐之」，這種極端苦行佛陀在證果前也實驗過，但不能得究竟解脫，因此不是佛陀所讚嘆的修習方法。如同佛陀在相應部56.11(轉法輪)經所開示：「比丘們！有兩種極端，出家人不應該走。那兩種呢？在感官之欲中追求欲樂的人，是非聖者的、無益的；而從事自我折磨的人，是苦的、非聖者的、無益的。」

還有，根據耆那教的說法，教祖大雄又有另一尊稱：戰勝者(Jina, Conqueror)，這也是修行者所能臻至的最崇高境界。因此，廟中一切雕像只是象徵者“精神戰勝”一切物質，也就是雖然雕像以莊嚴優美的神態存在世間，但是裏面的靈魂不在。這種說法很類似般若經中的「一切法性是空無寂靜的。」

註：耆那教、印度教和佛教同樣也都有生死輪迴和業力的信念。但是佛陀所發現證悟的“緣起法”是與世不共的。佛陀教導我們要善巧地正觀“緣起法”的流轉與還滅輪來超越“生死輪迴和業力”的繫縛。

B. 西區印度教廟群：這一區本來有85座，現在僅存有25座。印度廟最大、雄偉壯觀的是Kandariya Mahadeva Temple(大廟裏外總共有八百多座雕像，我們也鄭重推薦上網Google一下，不看會終生遺憾的。位於其左方的是Lakshmana Temple，兩者在建築和雕刻上很相像，後者規模較小但是雕刻則比較精緻細膩。這兩座印度教廟前後有五塔層串連起來，分別是代表“地水火風天”。大廟外表左方有三個層次的浮雕，裏面中央則供奉者象徵代表印度神濕婆(Shiva)之創造力的男根(Lingam、外表的三個層次代表一般印度教的人生/修行三道：第一道是Kama(感官欲望之滿足)及Artha(物質、財富)；第二道是Dharma(正法、修道)；和第三道是證果解脫(Moksha)，亦即印度教的三道是經由法的引導來斷除感官和意識中的貪愛(適當的應用生活中所需的物質而不增添貪愛心)，修道證果解脫。所以下層的浮雕是象徵第一道的物質上和感官上的滿足(用許多瑜伽式的性愛姿勢來顯示)；中層是表現在修道的第二道；而上層是顯示修習已成正果的第三道。這三個層次雕像之旁，也雕刻了許多迷人的故事，還有許多體態豐盈、誘人生動的美女，美不勝收(露背裝，迷你裙在一千多年就有了，古印度的時裝設計風格不落後於今日的巴黎和羅馬，有趣的是今天的印度婦女時裝反而更加保守了)。

這裏的印度教廟和上述所有的佛教及耆那教廟內都有一共同特徵：就是所有窗口(沒有玻璃)的位置和方位可以在白天十二小時內能輪流地(同時或不同時)接受太陽的直接照射。所以白天總會有陽光直接照耀到廟堂中央，或者經由間接散射將照明導入到廟堂中央。

三、桑淇(Sanchi)佛塔

桑淇位於波帕爾東方七十二公里。

在參禮佛塔之前，我們參觀了博物館。館內有兩件物品很吸引人：一是仿“阿育王”石柱(片斷)，上面刻有波羅米文(Brahmi)；二是裝“尊者舍利佛和尊者目捷連”舍利的石箱蓋，上以波羅米文分別刻著「大目捷連」和「舍利佛」。

還有，在上山的走道旁左手邊，導遊先生指出了當年阿育王上山朝聖所經過的一小徑。

最大的舍利塔是佛塔，編號第一[亦即史稱的阿育王舍利塔(Stupa of Asoka)]，記載為阿育王所建，其旁也樹立一支圓型石柱(上半部現已毀，佛塔是以阿育王時代的磚塔為核心。基本上，磚塔是一個半圓，圓頂上端被切平後冠上一三層的圓頂傘蓋(象徵佛、法、僧)。後來熏伽(Sunga)王朝時代以石(塊)覆蓋增擴成今天的規模。接著，在塔基旁沿着塔基墊高一層“環塔瞻禮小道”，有階梯可上(可以繞圈子)，然後在其外圍又加建了一組欄杆。這一圈欄杆有四個門，門外東西南北各有一拱門。這四座拱門是最後在娑多婆訶(Satavahanas)王朝時代建立了的。正對著每一拱門而面向佛塔，供有一尊佛陀雕像。每一拱門上面和其兩旁支柱，塔基和欄杆都雕有許多佛教故事(包括佛陀前六佛、本生、軼事等)及人物(例如東方拱門之右柱的窈窕女雕像，柔媚圓潤、曲線優美。其實所有石窟和廟塔裏，不論雕像或者繪畫，所有的女性都是面貌姣好、健美豐滿，美不勝收。

還有，塔的四周刻有許多供養者的人名。我們也注意到這些描述佛陀本生的雕刻之中，佛陀像不在其中。阿育王時期的雕像中，佛陀的人形像也未曾出現，而是使用舍利塔、法輪、足印跡或者菩提樹來象徵。例如，佛母摩耶夫人坐在一蓮花座上(代表誕生)；眾人圍繞、拱著一菩提樹(比喻解脫開悟)；眾人和鹿群圍繞一法輪(象徵初轉法輪)；和眾人圍繞、拱著一舍利塔(表示大般涅槃)等。

註：編號第三的舍利佛和目捷連的舍利塔是在熏伽王朝時代建的。考古學家在塔內發現兩尊者的舍利，但是“舍利佛和目捷連”的舍利塔只冠上一層圓頂傘蓋。

臨走之前，禪光法師率領我們在環塔小徑誦佛、讚佛，沿著舍利塔在“環塔瞻禮小道上”右邊三匝。意義深遠。

三之一、阿育王仁政的回顧

從桑淇佛塔，我們回顧到阿育王的仁政和弘揚佛法之歷史意義。阿育王派人到各地弘法，尤其是斯里蘭卡，以致樹立今天兩大教法之一的南傳佛法(相對於北傳，藏傳亦包括在內)。最重要的是：阿育王經由一位殘暴的征服者轉向成為以佛法治國的仁君。阿育王又能說服佛陀大般涅槃後持有佛舍利八國中的七國捐出所有佛舍利。收集後將其搗碎，然後分散到各地建舍利塔供養，淨信善男女得以讚歎、瞻禮、稱名及供養。桑淇佛塔就是其中之一。

印度歷史上，經由佛陀的教法、阿育王的仁政、印度教徒追求上昇大梵天所須護持的“四梵住——慈悲喜捨”和耆那教徒遵守“不殺生及非暴力”的教誡等一系列優良傳統的薰習，導致於1947年印度不流血的獨立運動。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空前的、也很殊勝的。反觀中國二千多年來有史記載以來的改朝換代及1949年以“槍桿子出政權”建立了所謂的“人民共和國”；和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革命；還有一百多年前日本坂本龍馬、西鄉龍盛及大久保利通等的“大政奉還”運動(導至舉世聞名的明治維新)。最後，十年前美國為了報復“911”恐怖分子之橫行暴亂，也衝動地一連進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等等，都是經歷過一番暴力和犧牲了多少無辜的性命。

今天很遺憾的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處理“印巴宗教、政治與邊界的衝突”時，已將“慈悲心和正見智慧”完全交還給佛陀與阿育王，因為他們還不能以和平方式來解決。這些“一切訴之暴力”的沒理性行為，違背佛陀教誨，是不很善巧的。

三之二、阿育王弘法的回顧

阿育王以佛法治國和大力弘揚佛法，真是空前絕後。我們回顧到中國歷史上非但找不到一位“阿育王”，而且在“三武一宗”的摧毀之下，佛法的衰退是預料中的。統治者在鞏固其地位及增進社會福祉之下可以懲治宵小或者適時適當地調整某些法規制度，這是可以接受諒解的。但是罔顧一切，恣意破壞三寶是要對歷史負責任的。例如玄奘大師歷經千辛萬苦，從印度請回的657部經典，除了皇帝之外誰敢下令“一把火燒光三藏法師所收藏的國寶級原典”呢？這和記載中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同出一轍的。

四、甘地的宗教觀

我們發現印度國父甘地先生是一位極其虔誠的印度教“菩薩”。在孟買一座平實的甘地紀念館的一面牆上懸掛著甘地先生的一段感人的祈禱文：“---I am giving my own testimony and say that a heartfelt prayer-----God demands nothing less than complete self-surrender as the price for the only real freedom that is worth having. When a man thus loses himself, he immediately finds himself in the service of all that lives.”

甘地先生強調以“無我”的修持，才能夠真正地奉獻世人。同樣的，佛法中證初果以上的聖人，最少已斷五下分結。亦即，一旦“身、我見消除”才能純一滿淨地以“大公無私、菩提悲願”作菩薩行。

五、回教的印度化

我們乘車經過並且參觀孟買的舊都和新市區(包括世界級豪宅，大樓，世界最大的人工洗衣場，印度門等)。在新德里參觀了甘地博物館、火車博物館及紅堡。路過總統府、國會、軍部、各國領事館及印度門等。在各地也參觀許多的古蹟(例如，迷你-泰姬瑪哈、所有新舊的建築物，回教的一定是印度化，印度教的也是回教化。因為，回教徒征服印度要收攬人心，印度教也要在回教徒統治之下“適者生存”。

同樣地，中國佛教不是單純地從印度佛教「移植」過來，適當地說，應當是「接枝」而來。例如，禪宗源自楞伽經(傾向唯心)、融合了般若金剛經，然後架構在具有中國風味的儒、道思想及作風之上，所以才能在中國適應生存下來。

還有，很有趣的是，有一天中午在新德里一家中國餐館用印度式(辣辣的)的中國料理時，耳邊傳來一首Marc Anthony正流行的“I need to know”。這餐館的印度老闆蠻有創意：食物是印度式的中國料理，牆上掛的是日本人的繪畫，採用的音樂卻是具有美國風味的Samba(一種巴西盛行的舞蹈和其所搭配的音樂)。

六、印度的公路

除了在新德里和孟買這兩大城市裏的路面還算合乎現代的水準之外，其餘小都市、郊區、鄉下的路面損壞很嚴重，甚至到了“不見路基、塵土飛揚”的狀況。交通運輸不能暢流，對印度經濟成長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減損。

交通雜亂，尤其是平交道的阻塞，真是教人受不了。但是，印度人似乎一點都不在乎，時間對印度人似乎不值錢。若是有人抱怨著：“路中有洞”之時，幽默的印度人甚至自我陶侃地說：但是「洞中有路」，也就是我們以前常提到的“亂中有序”啊！

值得注意的是：亂七八糟的交通配上滿天叫響的喇叭，人車在細縫中穿梭，既無車事故又無互相謾罵叫吼而是呈現一片祥和。

還有，孟買市的早餐須要在八點前準時運送六百多萬個便當到全市各地，風雨無阻。多年來沒有一個誤失和誤點，而且完全不用電腦運作和控制。在這種雜亂無彰的交通之下，我們不知道印度人是運用那一套管理運輸學？真是奇蹟。

七、牛車與手機：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從桑淇返回波帕爾的途中，無意中從背後看到一個瘦弱的男子，坐在一兩輪的牛車上。帶有疲態、身上漫蓋黃土的瘦牛，在暖和的夕陽之下，蹣跚地一步一步往前。男子若無其事，悠哉地坐在木板上。赫然一看，他的右手握著一支細小的手機、很專注地在對話中---。中古世紀的兩輪牛車襯托者二十一世紀的手機，這是一幅很令人沈思玩味的寫照。

總之，從這趟順利圓滿的印度佛教石窟及名勝古蹟之旅途中，我們學習和吸收到許多的印度歷史及其文化風俗，和佛、印及耆那教歷史和教義。值得一提也是最大豐收的是：法師和我們有很多機會和樸實溫馨的印度人，雖然是萍水相逢、但卻能水乳交融，共享人與人之間相聚的快樂時光。

Namaste!